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典行学
下
(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一百七十八卷目錄

考第部總論

家語

荀子

大戴禮記
立卷
曾子大孝
曾子本孝
曾子本孝
曾子本孝

曾子疾病 衛將軍文子

呂氏春秋

揚子 年王集

孝經鉤命訣

孝經左契

朱子學的 遺在

朱子大全集

大學衍義補

曹月川集

學行典第一百七十八卷

孝弟部總論二

孔子家語

因誓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芸猶斂手而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邑人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汝欺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汝志之吾諒汝雖有國士之力而

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謂無孝名乎

子道篇

人幸出衆人之小行也上顧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
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
以類接則儒道畢矣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
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覲不從命則親安孝子
不從命乃裏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
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
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
弟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
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
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
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顧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
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魯哀公問於孔
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
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
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
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
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禹兼之國有爭臣四人則
封疆不割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
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
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矣子孝臣從君矣臣
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子路問於孔子
曰有人於此風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

觀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患者身不敬矣辭不遜與邑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女與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降汝謀有國土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彰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大戴禮記

哀公問于孔子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過
棄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僕也敢不
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
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
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衆也身以及身子以及
子配以及配君子行此三者則懷乎天下矣大王之
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
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
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
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
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
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名也已

曾子本孝

曾子曰：「恐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萬仞危，奔奔弗慙，不苟笑，不苟營，能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善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已。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險行，以徵幸。孝子游之暴人，達之出門，而使不

以或爲父母憂也險塗險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任善不敢臣三德故孝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菴焉祭祀則蒞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曾子立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懼欣忠信勞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彩味居處溫倫著心於此濟其志也子曰可人也君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

曾子大孝

曾子曰孝有三太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公明

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逮災及其身故不敬乎故享熟鮮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久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則自反此作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孝有三太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歿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予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

之道矣乎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進而不可不敬而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已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曾子事父母

卑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違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無咎則事由己爲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卑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義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義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卑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誦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飲食以齒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無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

會于疾病

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歟

衛將軍文子

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

呂氏春秋

孝行

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貪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稼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于事親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不敢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老教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為其近于聖也所謂貴貴為其近于君也所謂貴老為其近于親也所謂

五八 司書集

謂敬長為其近于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于弟也會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身而不游道而不在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為孝矣義有五道修官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庭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縣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飭煎調養口之道也飾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

孝至篇

孝莫大於尊親尊親莫大於尊神尊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讓孝至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父母子之天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孝子有祭乎有齋乎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是以祭不賓人而不祭對觀乎或曰死生豈禮可謂能乎乎曰石室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父或曰必也兩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子有含殺緇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偶如之何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執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偽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親人者善其作輟而已矣不為名之名其至矣為名之名其大也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褒獎之謂忠謀合舉陶之謂嘉或曰邵如之何曰亦助之而已庫則奉飯執斯亦忠嘉矣堯舜之道皇兮夏殷周之道將今而

理學彙編學行典第一百七十八卷孝第部

以延其光兮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禹以其功殷周以其伐或曰食如燧衣如華朱輪駟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不由其德五兩之給牛通之銅亦泰矣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曰勉或曰力有扛洪鼎揚華旗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德猶頑廉剛直國知情天地形不測百人乎或問君曰明光開臣曰若親故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或曰聖人事異乎曰聖人德之為事異亞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節者是孔子之徒歟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章曰章先病而後瘳乎章先瘳而後病乎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邇不亦小乎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或問復哲復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秀穎德行之謂湛君子動則擬諸事則擬諸禮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行之宗德行也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時溫溫乎其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繼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故習治則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漢德其可謂允懷矣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觀北女來貢其珍珍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瑣瑣兵征四方大也宗夷滑夏奮道王人屈國畏師無大也繼之德德風之師師其至矣乎蟬虎桓桓慶寧嚴嚴未至也或曰訥訥北

人彼我純續帶我金犀珍膳單餚不亦享乎曰昔在高文武實爲兵主今稱首來臣稱爲北藩是爲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鳥膏獸膏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朱崖之絕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裘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集也魯也享于鬼神不亦譽乎天道勞功或問勞功曰一日勞考載曰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幾乎辟靡以本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

孝經鉤命訣

論孝七則

國孝孝則風雨時

孝目如醴泉

作樂制禮孝以事天則景星見也

流深者其水不測孝至者其敬無窮

正朝夕者視北辰正情性者視孝子

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

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

致如父之意

不時謂之敗歲不孝謂之戮民

孝經左契

論孝九則

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龜出書天孽消滅景雲出游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怪草秀

水出神魚

孝弟之至通于神明病則致其憂願順治形求寶真

全

孝順二親得算二千天司錄所表事屬算中功社福

未來

赤雀者王者孝則銜書來

孝經者篇題就號也所以表指括意序中書名出義

見道曰著一字苞十八章爲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

擬以題符篇冠就

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則鳳凰集

不孝敬瘠在喉書命凶

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人序孝弟忠信以自彰務一

德也

孝之瀾身也猶春氣之潛清也

朱子學的

道在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于母而資始于父

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于稚穉之兒見父則笑

果何爲而然哉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

性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

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父母在不遠遊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唯己

之恩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

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

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則

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謹矣古之君子思

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特是以不求諸

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而務其內或問盡其進謂

之孝曰夫以一身推之則身也者資父母血氣以生

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

母矣後陳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舉要開誠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事生固當愛敬然

亦人道之常其至于遠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

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

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于

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

弟不相容當如何朱子曰從古來自有那樣子公看

舜如何只是爲人子止於孝舜之事瞽瞍欲使之

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天下無不可事

之親顧我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余隱之云仲子

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

曰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避去之理觀舜之爲法于天

下者則知之矣嘗解詩論魯莊公之母引趙子之

言或問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凡國

君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制以取

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往往乎夫人之往也則

是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問蘇既被誅禹

又出而委質不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又同以爲爲

有罪又蓋其愆非顯父之惡否曰且如今人其父擊

碎人之器物共子買而償之豈是顯父之惡

朱子大全集

答范伯崇

性中只有仁義禮智爲善有孝弟來此諸亦要體會得是若差了即不成道理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

外則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即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在其中但未發出來未有孝弟之名耳非孝弟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無孝弟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濟言木而不曰梧桐槲櫟非有彼而無此也伊川又云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皆要言細思之則自見矣

大學衍義補

躬孝弟以敦化

商書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臣按先儒有言孝弟之道達之天下而謂之立者盡吾愛親之道于此使天下之愛其親者莫不視我以為法盡吾敬長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敬其長者莫不視我以為準此即所謂建中達極也愛敬之道既立于此則愛敬之化必形于彼始而一家大而一國終而四海之大莫不各有親也各有長也亦莫不有愛敬之心也觀成典起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則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矣臣惟天生人君而付之以肇修人紀之任必使三綱六紀皆盡其道然後不負上天之所命然其所以肇修之端則在乎愛敬焉愛敬既立則由家而國而天下天下之人無不愛其親敬其長人人親親而長長家家能愛而能敬天下之人皆由吾君一人植立以感化之也

禮記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

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臣按人君之愛其親敬其長盡吾爲人子爲人少之禮耳而非欲人之貴有親貴用命而爲之也然而天下之人見吾愛吾之親敬吾之長則曰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富猶且盡爲人子之禮以愛其親盡爲人少之禮以敬其長况吾儕小子哉于是咸知以愛親爲事而貴有親於是由于父之親而推之凡一家之親不敢以不愛焉咸知以敬長爲事而用其命于是由于兄之命而推之凡在上之命無不顧焉是則人君之愛敬行之于一家自然有以錯之于天下之大此無他以心感心天下無異心因化致化天下無異化故也

論語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臣按人之生也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性之中則具此仁理具此仁理自然便有此和順之德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則所謂孝弟也孝弟出于良心自然不爲逆理亂常之事君子知其然凡事必務于根本根本既立然後推之以仁民愛物無一民不得其生無一物不得其性皆由乎一念之仁而一念之仁則起于愛親而敬兄也

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也

臣按朱熹嘗言大學先說上行下效則絮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

理學彙編學行典第一百七十八卷孝弟部

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于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化也然有以化之而所以推而處之者可無其則乎所謂則者矩也矩者所以爲方之器也先儒謂匠欲爲方必先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爲矩而度之邪亦惟此心而已我心所欲即人心所欲我欲老吾老長吾長而人亦欲老其老長其長吾即推吾之所以欲老老長長之心而度天下之人之心知其心所欲老老長長而無異于我也以我之心度彼之心吾之老吾老之使之得以安其老吾之長者吾長之使之得以遂其長吾既得以遂吾老之長之之心而彼之有老有長者亦得以遂其老之長之之願而爲其老長者又皆安其老遂其長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無一家之不如其意無有廢而不舉之處無有偏而不均之患人皆然家家皆然推之于國而國亦然推之于天下而天下亦莫不然古之所謂明明德于天下者其端實在于此蓋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心德之全在于仁而行仁之本先乎孝弟親親而仁仁民仁民而愛物行之之端于是乎啓處之之則于是乎周始國平天下之要道孰有加于此哉

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

臣按先儒有言古者道路之閒輕任併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不特子弟代父兄之勞凡行道之人

第六十一冊 之三九葉

孟子曰

少者皆分代老者之任行道者如此則居家者可
知其于家者既能孝弟如此則其于國者必能尊
君親上矣若是者豈非庠序設教之功哉然學校
之設所以明倫人倫非止於親長也而聖賢之論
立教者莫不以孝弟為先焉孟子告齊梁之君又
欲其于孝弟之義深致其丁寧反覆之意蓋以孝
弟者人心之所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平天下之要道實有在於斯焉

孟子曰道在通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臣按先儒有言仁義根於人心所同有行之則甚
近而易其要在乎親親長長但人各自親親長長
則仁義流行天下豈有不平者乎張杖謂味此數
語舜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則是唐虞三代之治
所以後世不及者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人人
有士君子之行則溥天之下無一人而不孝不弟
焉孝弟者行仁義之本仁義充塞于天下豈非雍
熙泰和之世乎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臣按孔門傳授以孝弟為仁義之實而施于政治
者必本仁義而仁義之推行必始于孝弟孔子曰
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曾子曰孝者所以事君
弟者所以事長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
弟而孟子于是二者九切切焉不一而足蓋親親
長長達于天下而為仁義天下之人各親其親各
長其長則仁義之效著而天下無不平治矣

孟子曰舜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
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
也

臣按為治之道不外于仁義而仁義必先于孝弟
蓋人人各有愛親之心所以愛親者即仁也人人
皆有敬長之心所以敬長者即義也親者吾之私
親吾愛吾之親若私也然而通之天下之人亦莫
不愛其私親與吾之所以愛吾之親者無以異使
有一人之不愛焉非所以為仁也兄者吾之私長
吾敬吾之兄若私也然而達之天下之人亦莫不
敬其私兄與吾之所以敬吾之兄者無不同使有
一人之不敬焉非所以為義也噫良心出于一人
之私仁義通之天下之大因心為治天下之平其
端在此矣

曹月川集

夜行稿

孝乃百行之原萬善之首上足以感天下下足以感地
明足以感人幽足以感鬼神所以古之君子自生至
死頃步而不怠忘孝焉今我家嚴行在孝道常慮不
及故略述聖賢明孝之格言以告之 孝子保親全
家之道當以進諫為心也且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者其孝大於養極甘脆者矣和色柔聲諫父母於善
者其孝大於拜醫求藥者矣書稱虞舜曰父頑母嚚
象傲克諸以孝烝烝又格姦姦以此也然此不惟
孝子當行而實慈父慈母之所當察焉 詩曰凡今
之人莫如兄弟蓋兄弟本一氣而分形乃同胞共乳

是則舉世之人豈有如兄弟之至親哉今人甚昵妻
子之愛忘兄弟之親小則鬪鬪鬪鬪大則分門割戶
側目相視如讎如敵切齒相恨如狼如虎傷一氣之
私為衆人之恥惟我家嚴深惡於此肅略述古人明
兄弟之親破流俗之惑者以為垂訓之助云 某書
於兄弟聚會之時從容言曰兄弟天合者也夫妻人
合者也今人有兄弟分居未聞有夫婦分居者豈是
則疎天合而親人合者也豈非事之甚哉有識君子
何若與兄弟相親相愛以篤吾天合之好生則同
樂於一門之內死則同樂於一壤之中豈不美乎况
人之生死離合朝不慮夕古人言人活一世七十種
且以七十為期除幼小無知及疾病遠離外兄弟齊
會同歡不能以十年况未及七十而死者乎且家嚴
兄弟四人今止有一人在咱兄弟六人明年今日未
知誰在因作詩以亂之辭雖鄙野心則真誠命之發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一百七十九卷目錄

孝弟部名賢列傳一

殷

孝己

周

尹伯奇

公子伋

曾參

畢魚

老萊子

燕

顏烏

伯俞

閔損

太子申生

穎考叔

學行典第一百七十九卷

孝弟部名賢列傳一

殷

孝己

按帝王世紀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蚤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周

尹伯奇

按水經注楊雄琴清美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

謂之自投江中衣若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惟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之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于安之操

按琴操尹吉甫之子伯奇無罪為母所譏而見逐乃集芰荷以為衣採梓花以為食晨朝履霜自傷見放於是以援琴鼓之而作此操曲終投河而死詞曰朝履霜兮採芰荷不其心兮信謬言孤思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殺不同兮思有偏誰能流頤兮知我冤

按列女傳伯奇至孝事後母母取蜂去毒繫於衣上伯奇前欲去之母便大呼曰伯奇牽我吉甫見疑伯奇自死

穎考叔

按左傳隱公元年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命子封率車二百乘以伐京大叔出奔共遂寢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嘗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融融融而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

是之謂乎

按汧川縣志穎考叔事父母克盡其孝而于繼母尤能盡孝後封純孝伯汧人墓之至今廟祀

公子伋

按左傳桓公十六年衛宣公孫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怒宣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爾殺我乎又殺之

按水經注莘道城之西北有莘亭春秋桓公十年衛宣公使使諸齊令盜待於莘倂壽繼殞於此亭縣南有二子廟猶謂之孝祠廟

按新序倂之齊壽繼倂旌以先行盜殺之倂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其境而自殺

晉太子申生

按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夷吾其驪生車于驪姬驪姬欲立其子驪外嬖梁丘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晉之

古今圖書集成

君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歸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稱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焉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冀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咎乎

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大帥師專行謀督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千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憾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束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危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

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危服冬殺金寒秋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秋可盡乎梁餘千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任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敗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還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害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諫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禍國亂之本也則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幸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僖公四年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殯一簋一簠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婦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驪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昨於公公田姬實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大大驚與小臣小臣亦驚驪姬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辭君必辭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殺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十年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餘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

族君祀毋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利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而有罪矣故於碑

按國語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後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婦生卓子驪姬譖使申生處曲沃以速驪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吳齊處絳以假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災日君以驪姬為夫人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忌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譴其毒民疾其怨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驪姬生奚齊其婦生卓子公將驪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不耶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厭之有五耶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虐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

古今圖書集成

不阿焉其靜也三大夫乃別
孫於武公稱疾不與使吳齊范事狂足言於太子
曰伯氏不出夷齊在廟子宣圖平太子曰吾聞之幸
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還為敬敬順
所安為孝奉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聞父
之愛而慕其兄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幸
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
也

公之侵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
離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豈處之使知其極夫人知
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為難
安始而可侵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而
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不忍人必自
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乎侵施曰知辱
可辱可辱遠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乘常矣今于
內困而外寵且善不其不信若外單善而內辱之無
不遠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而易辱愚不知避難
雖欲無遠其得之乎是故先施通於申生

驪姬略二五使言於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
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驪姬
無主則廢我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
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
我且君伐使俱曰驪姬之廣其於晉為都晉之啓土
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
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
生之言太子由是得幸

十六年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師

未出土焉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戚也恭以俟

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在左之也吾將諫
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戚也而師下軍無
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戚也寡人在上申生在
下不亦可乎士焉對曰下不可以賊上公曰何故對
曰賊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
也上賊代舉下賊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
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達心
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
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賊上闕而
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
有變有變則敗入敵入而因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
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
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太子國之
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
害士焉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思其
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其心又焉得立行之克
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幸之雖克與不無所
避幸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遠死
且有令名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太子聞之曰子與之
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思不從不慮無名
為人臣者思不動不慮無緣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
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讒
言彌興

僂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
強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
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強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沒

理學集編學行典第一百七十九卷孝弟部

君其若之何蓋殺我無以一幸亂百姓公曰夫豈惡

其民而不惡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
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
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為親苟衆利
而百姓和豈能憐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厚之彼
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
利衆衆執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執去之苟交利而
得寵志行而衆說欲其甚矣孰不感焉驪姬欲愛君恐
不釋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夏子而先養紂無章
其惡而厚其敗約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世
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
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
姬曰君宜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
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
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
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
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
不可忍也爾勿愛吾將圖之驪姬曰以卑落霍之朝
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舍廩固不賈又
恐削封疆君宜使之伐霍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
信輯睦焉若不勝霍雖濟其罪可也若勝霍則善用
衆矣求必谷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霍諸侯驚懼吾
邊鄙不儆倉庫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可知
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
之偏製之衣佩之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君
賜之奇寄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
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

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雖欲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內險何。申生勝羣而反。諫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

十七年多公使大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羣落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下。蓋于無。謀吾父子之間。君以此觀之。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賜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平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倫矣。孺子何懼。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且。吾聞之。敬賢於諸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為右。衣偏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狐突嘆曰。以彤衣純而決之以金玦者。乘其矣。胡可恃也。雖勉之。敵其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應兵要。遭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至於稷桑。程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况其危身於羣。以起議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歎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命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太甘。其中必苦。請在中矣。君故生心。雖竭。諸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輩滋厚。我輩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程於稷桑而反。諫。

言谷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乘衆弗利。焉能勝羣。今羣之害其志。益廣。孤矣。不願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強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使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使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驪姬許諾。乃具。使使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昭我。我敢茲。暇。澤。事君乃。歌曰。暇。澤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誘。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貧不殮。而腹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乘君以殺太子。吾不忍。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死且而里克見不。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不。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不。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搗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開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聞。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不。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殺君以為。廢康。康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挽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

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乃祭於曲沃。歸福於絳。公田。驪姬受福。乃置。燭於酒。置董於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大。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國。告於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以。伏。焉。小。心。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速。於。諫。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讓。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強。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恩。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素。若。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男。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惡。之。况。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雖。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於。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猛。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諫。為。共。君。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謂。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

事公令楚刺重耳重耳逃於靈公買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欒莖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

曾參

按孔子家語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愛人之事故吾不忍違親而為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梨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梨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其子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死於非乎

按禮記檀弓曾子聞于思曰倂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按韓詩外傳曾子曰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遠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模題三圍轉轂百乘宿北郭而涕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按說苑曾子嘗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覺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解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警腰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簣則待大簣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

幾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耶教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按禮記檀弓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爾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

按論衡曾參性至孝嘗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參未到母以左手掩右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掩臂以呼汝耳

按尸子曾子事親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閔損

按孔子家語閔損魯人字子壽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夫子稱其孝焉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閔損孔子曰孝哉閔子壽人不聞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按關里志閔損幼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簾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棉閔子御父車身寒失替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善其言而止母為感悟

皋魚

按韓詩外傳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車前有賢者至則皋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皋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聞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少絕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

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槨而死孔子曰弟子誠足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伯俞

按說苑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為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為意不見於色其大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老萊子

按孝子傳老萊子至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著五綵緇爛衣弄鸛鵲於親側

按新喻縣志老萊子楚人隱耕象山楚王迎之不應年七十二親猶存取水上堂詐跌臥地作嬰兒啼以致親權貴而能樂著書十五篇

秦

顏烏

按異苑東陽顏烏以純孝著聞後有羣鳥銜糞集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塊以為顏至孝故慈烏來萃銜鼓之與欲令聲者遠聞即於鼓處置糞而名為烏傷王莽改為烏孝以彰其行跡云

按金華府志秦顏烏傷人事親孝父亡負土成塚羣鳥銜土助之烏吻皆傷因以名縣按一事而大開小異並存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一百八十卷目錄
孝弟部名賢列傳二

漢	石建	董永	淳于恭	樂預	趙孝	安安	周磐	許武	董黯	周暢	趙杏	嚴永	蘇不章	蔡順	王琳	王翊	王驚	殷輝	申屠勳	包全	盧順	樊重	徐引
															丁蘭	李鴻子光	宿舍舒	李餘	楊威	樊正	李銓	許願	司馬芝

許昭先 范顯
 龍鼎 丁茂
 羅威 唐頌
 槐叔通 殷陶
 李洪
 吳
 孟宗 顧悌
 斯敦 朱明
 初庚 樊江

學行典第一百八十卷

孝弟部名賢列傳二

漢

石建

按漢書石君傳石君為諸侯相長子建大甲大乙次慶皆以剛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家以孝謹聞平郡國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為儒者又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道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藥服身自澣澣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

董永

按劉向孝子圖前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感之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為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為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為奴

何敢屈夫人為妻婦人曰願為君舅不恥食賤永遂將婦人至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未曰言一得二於理乖乎主問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織耳主曰為我織千疋絹即放爾夫婦於是紮絲十日之內千疋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而去行至本相違處乃謂永曰我是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償之今君事了不得久停語訖雲霧四垂忽飛而去

按德安府志董永青州千乘人今山東博興縣早喪母黃巾賊起永奉父來徙父歿不能葬以身賃錢里富人裴氏既葬赴裝道逢一婦人求為妻永曰吾有父而不能養無父而又不能有其身奈何屈辱婦為懇款諭之乃與俱往裴離之曰能為我織絹三百疋免若僕婦遂索絲綿月事裝裝大驚異放未歸婦中途謂永曰我天孫也帝感君行孝故遣予經緯旨訖騰空去因名其地曰孝感永及裴父俱相傳董家湖舊有裴巷即其處也

後漢

江革

按後漢書江革傳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懇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備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輦中輒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嘗備禮召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

威靈嚴伏家康服竟不忍除郡守遺水接釋服因請以爲吏永平初舉孝廉爲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傳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常使虎賁扶持及進拜恆日禮焉時有疾不會輒大官送醫膳恩寵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黃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無所報受帝聞而益善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思華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夫大江華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華難以見數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嗣以中牟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淳于恭

按後漢書淳于恭傳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爲收採又見偷刈木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威悟之兄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清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聖將不輟後州郡連名不應遂幽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黔山遂數十年建初元年肅宗下

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匹通詣公車除爲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闕除子孝爲太子舍人

劉平

按後漢書劉平傳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贗顯宗後改爲平王莽時爲郡吏守備丘長政收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日爲老母求某老母待贗爲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遂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過之平遂既食母訖因曰白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秋將軍龐參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困頓不知所爲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

理學堂編學行典第一百八十卷孝弟部

去後以病免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扶曰臣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瓛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錢錢至皆拜謁郎蓋數引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官卻恙等在位八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樂預

按南陽府志樂預性孝友父臨亡執其手以托鄧州行事王與預悲感問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建武中爲永世令民懷其德卒於官

古初

按長沙縣志古初長沙臨湘人先武時遭父喪未葬鄰家失火初匍匐而上以身捍火火爲滅太守郭憚異之

趙孝

按後漢書趙孝傳孝字長平沛國潁人也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攜書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詔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

古今匯書身尺

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己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卒於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爲郎

姜詩

按水經注沈鄉去江七里姜士遊之所居詩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常以鵝鴨漚流汲江入水溺死婦恐姑知稱詩遊學冬夏衣服實投江流於是至孝上通洞泉泉出其舍側而有江之甘焉詩有田濱江澤函泉流所溉盡爲沃野又湧泉之中且日常出鯉魚一雙以膳焉可謂孝悌發於方寸微美著於無窮者也

按後漢書姜詩妻傳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思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饋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亦屑散散經詩里施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聚其安全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於官所居治鄉人爲立祀一

故重存之

安安

按四川總志安安德陽人石泉東漢孝子姜詩子方七歲母爲父出安安會同上下於麻姑飛雲洞時負米鄰姑家以養母後代母汲水供姑爲水漂去至今立像祀之

毛義

按後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傳序中典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舉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數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於家

周磐

按後漢書周磐傳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樊之宗也祖父業建武初爲天水太守磐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其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謂詩至汝墳之辛章慨然而嘆乃解車帶就孝廉之舉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類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於家側教授門徒常十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書神養和不以榮利清其生術吾親以歿矣從物何爲遂不應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

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爲知命焉

李充

按後漢書李充傳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與充僞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釀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燕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敢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街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有人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闕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漢中因譴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充爲博士時魯平亦爲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還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故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充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實非所以充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違爲子孫計哉由是見非

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爲國三老安帝常特
建見賜以几杖卒於家

許武

按後漢書許荆傳荆字少張會稽陽羨人也祖父武
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
名乃諱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
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
所得遺悉分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鄒武貪婪等
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曾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
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
今還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
鄉中翕然遠近稱之至長樂少府荆少爲郡吏兄
子世書報韓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
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
既早歿一子爲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
怨家扶荆起曰許按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
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就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
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爲設義紀婚
姻制度使知禮禁書行春到來陽縣人有蔣均者兄
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
不行咎在太守乃願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
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一年父老稱歎以病自上
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爲立廟樹碑

謀重

按江西通志謀重字文壘南昌人和帝時舉有道除
薛令以循行聞父卒哀號廬墓致白兔馴擾再舉有
道入爲大司農

董黯

按寧波府志董黯字叔遠鄞人漢江都相仲舒六世
孫家貧早失怙事母至孝母疾嗜大噉淡水遠不能
常致踏築至溪濱板與就養厥疾遂瘳鄰王寄家甚
富縱酒無行二母相見各言其子寄聞而銜之伺黯
出毆其母黯還而母在牀黯跪而言曰黯不幸及母
之憂乎曰非也我失言致王寄辱耳後竟不起黯哀
毀貞土既葬置於墓枕支不言俟王母卒舉葬乃斬
青苧祭母墓自因以告有司事聞和帝詔釋其罪且
旌其異行召拜郎中不就而卒由是以慈名溪以溪
名縣吳虞翻稱之云盡心色養養致其哀單身林野
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
宋祥符間錫號純德徵君建炎初邑令林叔豹立祠
慶元二年令朱堂倡祀之洪武四年封爲董孝子之
神命有司每歲六月六日記之今郡城南有廟卽其
故居

薛包

按後漢書劉超浮于江劉周趙傳序安帝時汝南薛
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
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
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晝晨
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平哀
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
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
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
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
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

周暢

按後漢書周暢字仁恭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
欲呼之常自攜其手暢即覺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
之信候暢在田使母攜手而暢即歸元初二年爲河
南尹時夏大旱久闕無應暢牧養洛陽城旁客死骸
骨萬餘爲立義家應時謝雨

趙荀

按師覽授孝子傳趙荀幼有至性年五六歲時得甘
美之物未嘗敢獨食必先以哺父出哺待還而後食
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俟父至數年父沒荀思慕
悴不異成人哭泣哀號居於塚側鄉里號稱名聞流
著漢安帝時官至侍中

趙咨

按後漢書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父暢爲博
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年
大司農陳儁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
陳蕃大將軍黃武爲宦者所誅咨乃謝病去太尉楊
賜特辟使節巾出入請與譚議舉高第累遷敦煌太
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盡晝夜往劫之咨
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咨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
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履妻子物餘
一無所請咨皆悉歡然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
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徵拜議
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以體發遣前後再三不
得已應詔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樂陽令數惶惶焉
咨之故拜康也迎路謁候咨不爲留留送至亭次望

古今圖書集成

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乘印綬追至東海謂客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亦在官清簡計日受奉無異其儉節視事三年以疾自乞微拜議郎抗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使薄斂其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勸子引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屢茲性命以存以為晦明死生為朝夕故其生也不為娛區也不為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棄復始歸於無端既已消仆還合黃土土為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濕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新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黃帝始爰自陶唐逮於漢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墓之飾表以旌銘之儀招復含斂之禮殯葬宅兆之期棺槨周重之制衣衾稱製之數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秋爵異級賁賤殊等自成康已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頽陵法度喪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諸陵秦伯殉葬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槨之奢爰暨暴秦連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與淫邪之法國實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鄭墓玩好窮於黃土伎巧費於窀穸自生民以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墨子勉以古遺猶不能禦也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向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喪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營所養而為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

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梓以為孝禮費重難以昭制隱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王明王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時葬則別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卿葬墨夷露骸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棄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况我鄙閭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談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違來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即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置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復有言矣朱祗蕭建送喪到京子引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祗違誓以順命於是奉行時稱各明達

姜肱

按後漢書姜肱傳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離以係嗣當立乃還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它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廩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進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書

工圖其形狀肱臥于幽闇以被緇面言肱疾不欲出風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除太傅陳蕃大將軍黃武欲借肱實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况今政在闇豈夫何為故乃隱身避命遠浮海濱再拜以元纁聘不就即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開行冀伏青州界中賈卜給食名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於家弟子陳蘭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嚴末

按四川總志嚴末巴郡人延熙中居父喪哀毀踰禮詔旌表其門有嚴孝子碑在郡治

陳紀

按後漢書陳實傳實字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門庭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廢憤者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歌血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將殆將滅性涿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屬風俗重阜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往謁車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為陸海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還何如紀曰天下有違守者在四裔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遽遷朝政軍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